

北京孔德學校旬刊

通信處：北京東安門北河沿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社

本期每份售銅子四枚

1,12,1925.

第十八期

星期二

算學與玄學家 (一續)

羅素著 子敏譯

形式邏輯一科，茲已示為終竟是與算學相同的，任誰都知道是由 Aristotle 所發明，在中古時代除去神學 牠就是最大的一種科學了。但是 Aristotle 的研究永遠未曾出過三段論法的範圍，三段論法不過僅僅是邏輯的一小部分 而 Aristotle 氏學派又永遠未能出乎 Aristotle 藩籬之外。倘若要證明我們現在識見比中古的博學之士為高麼，那麼這也可為證據了。在中古時代的全世紀，差不多所有最高的天才，都供獻他們自己于研究形式邏輯，而在十九世紀，不過全思想界極小的一部分向這一條路上走罷了。然而自 1850 年以來，每個十年的進步，都比從 Aristotle 到 Leibniz 全時期來得多。人們已經發明如何才能使推理成為用記號的 同代數一樣，使以後的推論都可以用算學定律完成之，他們于是在三段論法之外，又發明了許多定律，發明了邏輯的一個新分枝稱為“關係的邏輯”(註一)此種學問推理方法之能力，完全超乎舊有邏輯而上之，雖

然牠們不過是算學的主要的成分。

對於非專門家的心理而言，討論算學的基礎時，用符號的必要，他們是不容易知道的，而且所以需用的解釋，或者似乎有類于很奇怪的謬論。實在說，符號之所以有用者，是因為牠們將事情弄得格外難了。(此點對於算學高等的部分不確，只對於開始而言)在起始的時候，甚麼事都是自然明白的，但要看出是否一個自明的命題可以由別一個自明的命題推出來，是一件很難的事“自明”永遠是正確的仇敵，所以我們才發明用此種新而且難的符號，在那裡面沒有事情是“自明”的 于是全盤都變成機械的了。由此我們尋出甚麼是必須

本期目錄

算學與玄學家(一續)	子敏譯
煤毒	贊禹
兒童作品六篇	
哈雷	馬珏
是啞吧嗎?	齊倫
講笑話	李壽鑾
到北海公園去	錢秉穹
我的母親	王樂芳
是這樣的個黃昏吧	陳炳華

\* 附 兒童畫第三期一張 \*

取作前提的，甚麼是可以證明或可以定義的。譬如，算術和代數，已經證明只需要三個不能定義的定義，五個不能證明的命題(註二)，就可以全體推演出來；但如沒有符號的方法，這就很難成功了。二與二成四是如此的顯然，我們簡直不能設想還可以用別法證明(但是可以)。在別の場合，自明的命題可以證明的，也可以此類推了。

可是對於沒有學過的人，證明自明的命題，很有些像問著沒事做是的，對於此點我們可以回答 通常一個自明的命題決不是明白地就可以由別一個自明的命題推出，所以我們用不明的方法來證明自明的命題，我們實在已經發現了新的事實了。但是更有一個趣味的淵泉，即是因為我們去試證自明的命題，我們已經知道牠有許多不是真確的。“自明”常是如鬼火一般，你要拿牠當嚮導，你就的確要“左”左乃陷大澤中’了。譬如，全體大於其一部分 或者一個數加上別的一定比原數大，沒有比這事還明白的了。但是這兩個命題 現在已經證明不常常是真實的。多數的數是無限的，無限的數隨便你加減多少，總不能動其分毫。證明的一種功績是由于牠能在已經證明的結果，注入一種新的疑惑，並且因為自明的事實有時可以證明，有時不可以證明，我們就可以推想，不能證明的 或者不是真實的了。(待續)

註一 大部分是由 C S Peirce 研究出來的一原註

註二 參看羅素的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第五頁——譯者註

## 煤毒 贊 禹

冬天燃燒煤爐的時候，所發出來的氣體，往往能把人煙死，這是在北京所常有的事情，究竟是什麼緣故呢？

煤炭在爐中燃燒的時候，所發出來的氣體，其中的成分是很複雜的，普通都叫做煤氣。其中主要的氣體，却有兩種 一種是一養化炭氣 (Carbon monoxide)，還有一種是二養化炭氣 (Carbon dioxide)。考煤炭中僅有一部分燃燒時，或煤炭受不完全的養化時，就有一養化炭氣發生。此種氣體，雖不能幫助物體燃燒，而自己却能燃燒。一養化炭氣本是無色，無臭，無味而具有毒性很大的氣體，但燃燒時，往往發生一種青藍色的火焰，且有刺鼻的臭味。煤爐初燃時，常有此種現象。但繼續燃燒後，一養化炭氣能與空中的養氣化合 變成二養化炭氣。這二養化炭氣，雖然也含有毒性，却沒有一養化炭氣的厲害。

動物吸入一養化炭氣，在肺腑內立刻就與血液中的“血球赤色色質”(Haemoglobin)起化合作用，變成櫻桃紅色的“炭養血球赤色質”(Carbonyl Haemoglobin)。這個東西能夠防止血液養化廢物的效力，所以使人不能生活。若空氣中含有百分之二的一養化炭氣，則動物即不能活着。至於二養化炭氣，是因煤炭在空氣

流通的地方起完全燃燒而發生的；也是無色，無嗅，無味的氣體，不但不能幫助物體燃燒，即他自己也不能燃燒。二養化炭氣雖有微毒，却不十分厲害；不過空氣中含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時，則空氣即不適於呼吸。因為這個氣體比空氣重些，如果空氣中所含二養化炭氣太多，則由肺臟所吐出的二養化炭氣必定遲緩；而新鮮的養氣勢不能多多的吸入，所以覺得頭目暈眩。故二養化炭氣對於人的身體，也是不好的。

我們既然知道以上所說的二種氣體，都是有害衛生的，所以冬天在房裡燃燒煤爐的時候，若緊閉窗戶，使空氣不能流通，那人的生命就很危險了！如果要想避了這種危險，頂好是用洋鐵筒的煤爐，可以把這兩種毒氣都引出窗外。否則，亦須待煤爐燒至通紅時搬入房內，將四面的窗戶打開，以便交換空氣。臨睡以前，務要將煤爐移出房外，照這樣方法做去，那末自然就沒有被煤氣燻死的人了！

## 哈雷

馬 珏

在C先生上課的那天，講到楚辭裡“登九天兮撫彗星”之句，附帶着講了哈雷彗星的故事；我那時很出神的聽着。聽說哈雷星要是在地球附近一過，地球就有很大的地震，要是碰了，那麼地球就成了灰塵了，並且牠在天空還能吸引許多的小星，簡直厲害極了。

我當堂把這樁事就記得很牢，在腦筋

裡轉了好幾個灣，但是等到下課，也就把這個可怕的故事忘却了。下午回家，已不知忘到什麼地方去了，腦筋裡就好像沒經過這事似的。不過到了睡覺的時候，夢神把這事又來告訴我了，但是跟白天的却大不相同

哈雷是我的一匹很熟馴的馬，頭是很小的，可是尾巴大極了，跟大筍帚似的，蓬蓬鬆鬆的。我是一天也不能少他。我騎了他，要上那兒就上那兒，叫他走，只要說“呼去！呼去！”他就去丫去丫的走了，可是換了別人，就呼喚不靈了。要他停止，就說“呀止！呀止！”他就不走了。我有了他，就好像是在天上一個大王似的，什麼也不怕。但是時常要和太陽爭鬥，因為我的本領跟他差不多，別的小星，我一去，他們就要崇拜的，一點也不敢怎樣。

有一天，我又想騎他出去遊行，但是我那哈雷不知上那兒玩去。我遍找也沒有，因為我沒有他，是不能遠去的，我就叫：“哈兒，哈兒，回來呀！我要遊行全世界，快回來，走罷！”忽然從背後跑出來了，我很驚訝的問他，他也不說什麼，只指着他的許多小星，我這時才知道他是出去收俘虜的來。一會兒，他說“我正在叫他們投降，他們還有點不願意，後來聽主人叫，說要出去，遊行全世界，我就趕緊來了，不料他們都要跟主人去，我想他們跟我們去，也沒有什麼防礙，所以我就叫他們來了。”我點點頭說“好！我們可以動身了。於是

我騎上哈雷就很快的走了，別的小星都跟着我跑。差不多走到一處，沒有一處不伏地禱告，表示很恭敬的樣子，處處都是這樣，但是我還是大模大樣的走着。

一會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哈雷停止了，我就很奇怪的問他說：“這是什麼地方？”我一面說着，一面我低下頭去看，看見都是些外國人，手裡拿着打狗棒，頭上戴着高帽子，腳下穿着大皮鞋，都大踏步在那兒走呢。忽然一個個都跪下來了，有的還叫着那沒有跪下來的說：“哈雷同他的主人來拉！大家快禱告！”我就很奇怪的，就又問哈雷道：“這到底是那一國呀？”哈雷這才笑着說：“主人！這不是咱們的敵國英國嗎！”我這時才很兇的對哈雷說：“你告訴他們好好聽着，我有話跟他們說！”但是他們已經聽見了，大家都懷着說：“敬聽哈雷主人警告。”

於是我同哈雷又下了一層雲，可以看得見他們的頭了，我很嚴厲的對他們說：“你們是英國人嗎？”——“是”，——“你們是無理的欺負中國人嗎？你們不知道用強權來壓制人是有罪的嗎？不但自己有罪，對於自己的國家是多麼羞恥呀！你們下次再這樣，我可要用手段了，你們聽見沒有？”——“噫！遵命！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

於是我又回頭走了，又走到一個地方，到了那兒，哈雷就說：“這底下也是我們的一個敵國。”我好像記得，但是不甚清楚了，不由得自己問題：“什麼國呀？——

## 咪咪

馬節

“咪咪咪咪！  
給你吃魚。”  
“噍噍噍噍！  
我飽了，  
給我魚吃我不要，  
我要一個小朋友就好了。”

## 一個笑一個哭 韓燦均

有一天，我家裏買了許多的栗子。小弟弟就要吃。我的父親說：“你先不要吃，吃完了飯，你再吃。”我小弟弟就哭了。我的大弟弟就笑了。我的小弟打我大弟弟。我大弟弟就哭了。我小弟就笑了。

## 牧羊童

卞霞西

有個牧羊童，他天天早上拿著鞭子，趕著羊走；他的口中還“尸！尸！”的叫著。

他的羊走兩步就吃一會草。牧羊童拿著鞭子，把羊趕上山去吃草。

羊兒們吃飽了，一個個的臥在草地上。

等到天黑了，牧羊童就拿著鞭子，把他的羊趕回家去。

## 坐車人和拉車人

趙景輝

有一個人坐着車，在大街上走；那拉車的一不留神，就跌了一交，跌得兩條腿都流着血；再看那坐車的，他並沒有跌着甚麼地方。

坐車的人發怒了，把拉車的打了一頓。那拉車的嚇得也不敢說話。那人另叫了一輛車，坐着走了；他雖走了，可是還不肯休，嘴裡還不住的罵着。

我看了這樁事情，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氣。爲甚麼坐車的沒挨跌，還要

打那跌了交的拉車的呢？這真是豈有此理！

### 駱駝隊

王瑞麒

有一次，我到學校裏來，隔河望見一片黃色的雲，撲地滾着，裏面有許多白衣的仙女，在那里立着。那一天正是大霧，我和在夢中一樣。我想那一次大姐不是說：“雲彩在地面上，就是霧”嗎？也許是地球上升了吧？所以我才看見了仙女。

下課以後天開了，我再去看，什麼黃雲呀，白衣仙女呀，都不見了。我回家說給大姐聽。大姐說：“你這個傻子！什麼黃雲，原是駱駝隊；什麼白衣仙女，就是駱駝身上的白布袋。”我說：“怎麼，不是黃雲和白衣仙女？是駱駝隊啊！”一個好夢，又給大姐說破啦。

### 遊北海

王惠

先生那天帶我們上北海的時候，我們那組是兩個張先生帶着我們玩。北海那邊，長了許多葦子，我們就在那兒玩。我走到海邊拔了一棵葦子。她們見了，都跑去拔。那個高的張先生說：“你們不要拔，我來替你們拔罷。你們自己拔。要是一個不留神，就要跌下水去，魚精出來，就要把你們吃了。”說的我們大笑起來。

張先生給我們拔了許多葦子，我們每人挑了一棵葦子，唱着歌，一面笑着，一面走。我們都走出很遠了，才遠遠的看見張先生在後面走來。他走近了我們，笑着對我們說：“您看，我的脚掉下水去了，唉，已經全濕了。”我們都大笑起來。說：“你沒碰見魚精麼？張先生！”

啊！對了！是小日本呵！那麼他們的人在那兒呢？”哈雷笑着說：“不是在那兒伏着麼？”我望下一看，果然，都一堆一堆的在那兒伏着呢！我也把對英國的話跟他們說了一遍，他們也都很服從的，只說：“是，是，是！”

現在我的心事，已作了一大半了；還有這太陽，我怎麼能除掉呢？但是不能呀！要是沒有他，不用說人民不能生存，就是我也不牢靠呀！對了；我跟他講和罷。於是我就騎了哈雷去了，剛跟他說了幾句話，他就發怒了，把嘴一歪，用力把我們一推，我就從哈雷背上掉下來了。喂呀，又是一個怪夢！摸摸心口窩，還不通不通的跳呢！

### 是啞吧嗎？

齊倫

我覺得我這人非常愛疑惑自己的；但不是真正的疑惑，完全是瞎想的。雖然是瞎想，可是就和真的一樣，很相信的。

第一疑惑我身體不好，而且很信我自己的疑惑是對的，真也奇怪！

忽然一天早晨，我的嗓子非常痛，嘴裡也發乾，只是咳嗽不出來。這時我非常害怕，我想道：要是說不出話來，變個啞吧怎麼辦？多麼討厭呀！話也說不出。第一不好就是不能自己買糖吃。吃不着糖，多麼急人呀！倘若有同學和我打架，那怎麼辦呀？要告訴先生呢？也不會講話，多麼麻煩呵！

到了夜裡，種種的亂想更奇怪了，其

實都沒有的事，可是自己要不要，也不成，你就想罷。一會兒睡着了，夢見我啞了，見了馬琰也不會叫，只楞楞的瞧着她。他們只笑我。我急了，便打他們，剛要打，就醒了。醒了還相信我是個啞吧。我想我要大叫一聲，看看是啞吧不是，但是這樣黑夜裏叫一大聲，把別人都驚醒了，人家不說我是瘋子嗎？我只得小聲音叫了一下，到叫出來了，我很喜歡，爲的我不是啞吧了。

夜裏就盼早晨好了，早晨就盼晚上好了，但是都不成。一到了學校，就問同學道：「你們看我嗓子好了沒有？」他們也不答覆我。我問了好幾遍，馬琰才說：“老問，多麻煩呀！”我也就不問了，可是也就好了。

但是火又到了耳朵了，耳朵又非常痛，唉，真麻煩呵！或者不至於聾了罷！

## 講笑話

李壽馨

冰盤一般的月亮，在牠沒有升上來的時候，我就看見了牠的毫光萬道，沖入雲中。

月亮慢慢的升上來了，照得大地如同銀色。院子裡一羣小孩，在月下亂跑，都看着他們的影兒發呆，向前走一步，看看他影兒也一動，不知不覺的又追了起來。

「哦！他們原來是追影子玩呢！」

我從屋裡走了出來，他們都圍着我，要我給他們講笑話，這個叫“姊姊！給我講笑話。”那個嚷“姑姑，孃孃！給我講笑話。”

“沒有，我不會。”

“你有好笑話，不給我們講。”

“好姊姊！給我們講吧。”

“別鬧，我還有事呢。”

“不講不行，不放你走。”

“好，你們搬小板凳來，坐在月亮下面講吧。”

“不行，你跑到屋裡一關門，誰有法辦呀，我們不是傻子。”

“那我也得坐着呀！”

“好了，你們聽吧。我要講了……”

別鬧，別鬧，聽着！你看我也忘了。我再重想一個吧。”

我老閉着眼，他們不耐煩了，就問

“好了沒有？”“好了！”

我把眼睜開，又假咳嗽幾聲。他們又說：

“快點呀！”——“哦！”

我忽然見一隻黑貓走過來，臥在我腳邊，嘴裡呼嚕呼嚕的響。我就問“你們知道貓的歷史嗎？”

“我們不知道。”

“我給你們說這個吧！”

“從前有一個人家，有個小孩，他長得又小又黑，人家都叫他小黑人。這小黑人最會跳，他不是小嗎？走起路來，也沒聲音，可是有一樣，他很懶。”

我不會編了，就說“完了！”我站起來要走，他們圍着說：“好姊姊！講吧。……”“好孃孃！我有糖，你講，我給你吃。”

“好，你們坐下聽。”

“他不是懶嗎？可是他父母很喜歡他，要他幹嗎就幹嗎，有一年，鬧饑荒，小黑人就離開他父母，跑到深山裡。”

“後來餓死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，聽着呀！從前不是很懶嗎？現在可勤勵了。天天自己找東西吃，所吃的都是些生肉，草根，樹葉子。假如他一天懶惰，就一天沒有東西吃。”

我又不會編了，就說“後來餓死了！”

“你說沒有餓死，爲什麼又餓死了？你一定說瞎話。不行，今天不叫你走。”

“我不會跑嗎？”

“我們圍着，看你怎麼跑！”

“我不會學小黑人跳走？”

“好姊姊！給我們講。”

他們拉着我衣服，怕我跳走。我又坐下，接着說：

“他天天吃生肉草根過活，有六七年，他沒有看見過人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兒。晚上睡在樹尖上，也不知道什麼叫年，什麼叫月。他就知道月亮漸漸的圓了，漸漸的缺了。熱了，冷了。

“有一天，他跑到一個小溪邊，看見水裏有一個影子，好像是隻小猴，一身毛，站在那裡，對着他。他很奇怪的問“你是誰呀？”但是回頭找，又看不見東西；再看那溪邊，還是有影子，奇怪呀！”

“晚上，他爬上樹去睡覺，不想叫樹枝掛着了耳朵。他又想起白天的事，心裡

很怕，低頭一看，樹下又有個影子。他心裡想問問到底是誰呀？於是溜下樹去，不想樹枝把他耳朵提高了一寸。

“自從樹枝掛了他的耳朵，嚇得他也不敢上樹睡覺。到夜裡，找一個山洞住。有一回，他不小心，一下子摔了個筋斗，把手也摔壞了。等好了，就變成兩隻腳，向着裡，又有一身毛，就變成個大黑貓了。

“這可說完了，放心了吧？你們也該睡了。”

大家都呆呆的站了起來。忽然小姪女同小妹妹向着影兒問道“你是誰呀？你是誰？”我笑着說“他是小黑大。”

## 到北海公園去 錢秉穹

一個星期日，我同哥哥到北海公園去。到了門口，買了票，我們就進去了。先經過一個曲折的石橋。那時因爲貪玩心太重了，所以也不管牠叫什麼橋，就一直向前進。

過了兩個庭院，再入一個破門，門內的地上堆滿瓦礫。向左一直走，到了上山的左腳，才向上爬。爬到一個圓門，進去，到台上，登石樓，到白塔前。

在地上看塔，覺得塔不甚大，但在台上看塔，却覺得牠有百圍之粗，有六七丈之高。向西望，見那灰藍色的西山上的山路，劈開是一條大江分水系。再近些，有白塔寺。那塔若與這塔相比，真是差得遠啦。

南面盡是些小黃球，夕陽反照着更顯

出球的鮮明，好看。那就是所謂清故宮。還有一片海，綠洋洋的，上邊一條金鯊玉螭橋。橋上的車馬人烟，連連不斷。海中有亭閣，還有那近海的綠樹紅樓的倒影。

東面有景山，山頂比這塔頂還高。那時我們沒有看見北面，因為被一閣及塔隔住了。閣中有一個千手佛，個個手裏都拿着槍戟弓箭之類，極雄壯。

下右石階，向後步行，到一個山洞跟前。洞口不甚大。初進去時還好，到中間有石階彎彎曲曲的而且黑暗無光，真如瞎子下河了。好容易走到一個有光亮的地方，那裡却都是些雜石亂草。越過，到瀟瀟堂。吃過茶，見後面有半圈的大迴廊。於是我想起了昔日秦始皇造長城來。但那長城還可以保守邊疆，這個不過為的是皇帝們要遊玩而已。

一會，哥哥去買船票。我們坐的是‘大花船’。我坐在船邊，一手攀着船柱，一手放在水中。忽然手中好像有一件東西跳似的，一看，是一條魚。我覺得很有趣，仍就讓牠回復自由了。

在船上看那海中的浮雲及紅光，比天上的美麗的多。到了對岸，除去那莊嚴的山。沒有什麼東西了，我想回去。哥哥道：“還有大西天，小西天，九龍碑哩。看罷九龍碑就是時候了。”於是我們順着一條曲路走。路邊有許多過人高的亂草。到了碑跟前，看見兩面各鼓起九條龍，都是‘琉璃瓦’做成的。看完出後門回家了。

## 我的母親

王樂芳

淡白色的陽光，從天幕中射下來，曬了滿院。現在已是中午時候。只聽簾子裡叫道：‘我的孩子，你不餓嗎？快來罷！這裏有甜美的絲糕，你還不快來吃嗎？’

我應聲來了。黃澄澄的糕，一盤一盤擺滿桌上，我很快地吃了。

晚上的太陽，早已落下去了。又聽着屋子裏發出的聲音：“‘嗚呀！’你的衣服怎麼穿得這麼少啊！”說着便拿出一件衣服替我穿上。

美麗的晨光，射在窗上，又聽見叫道：“‘樂芳！’上學罷，快起來！”我從夢中驚醒了，睜開眼睛，懶洋洋的說道：“母親！待一會罷。”

這是我兒時的往事啊！昨天我自看了真光的‘慈母’影片以後，不禁想起我親愛的母親來。益發使我良心發現。咳！我至親愛的母親呀！你是始終愛我無所不至的，但是貪玩淘氣的我，到何日才能如約翰似的報親恩於萬一呢？

## 是這樣的個黃昏吧

陳炳華

是這樣的個黃昏吧。天空是佈滿了灰色的雲，西方，雲的後面，太陽的火在燃燒着，燃燒他自己的生命。我同你兩個人沿着北河沿漫步走着，口中哼着果爾蒙的“死葉”——西蒙尼，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？

我低身拾起一片紅葉，放在你的手裏，‘美麗的姑娘，請你收下這一片紅葉吧。收在你的心之深處！因為呵，她或許就作了我們最後的紀念，而且春已消逝，這不是有花時節了！’

但是春要再來呢！”你說。

“不錯，春要再來，可是我呵，已不能再看見，那時節我已不再在人世呻吟！”

天空是佈滿了灰色的雲。太陽的火已微弱，夜幕遮蔽了天的心。我和你兩個人漫步走着，口中哼着果爾蒙的“死葉”——來呀，有時我們也將成了可憐的死葉。

一九二五，十一月，十。

## 本校布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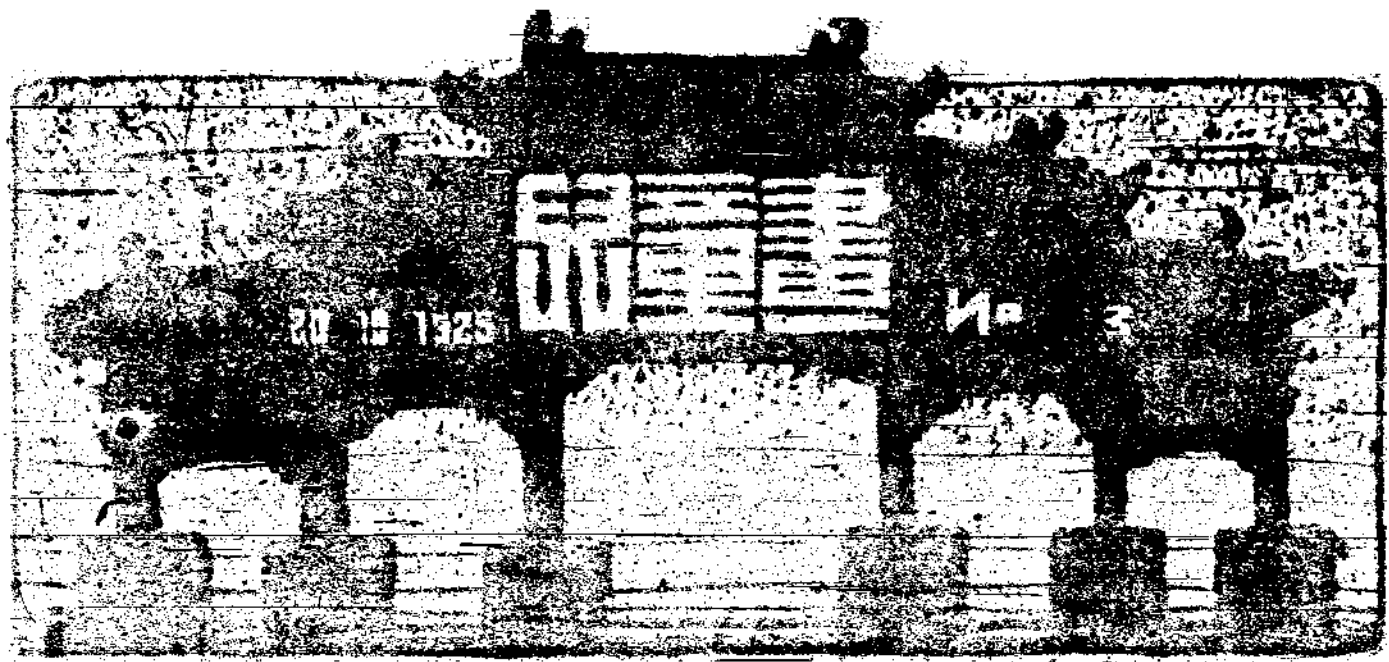
本校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起

各級上課時間，改為早九時起。

本刊合訂本第一輯

已出版 每本定價大洋三角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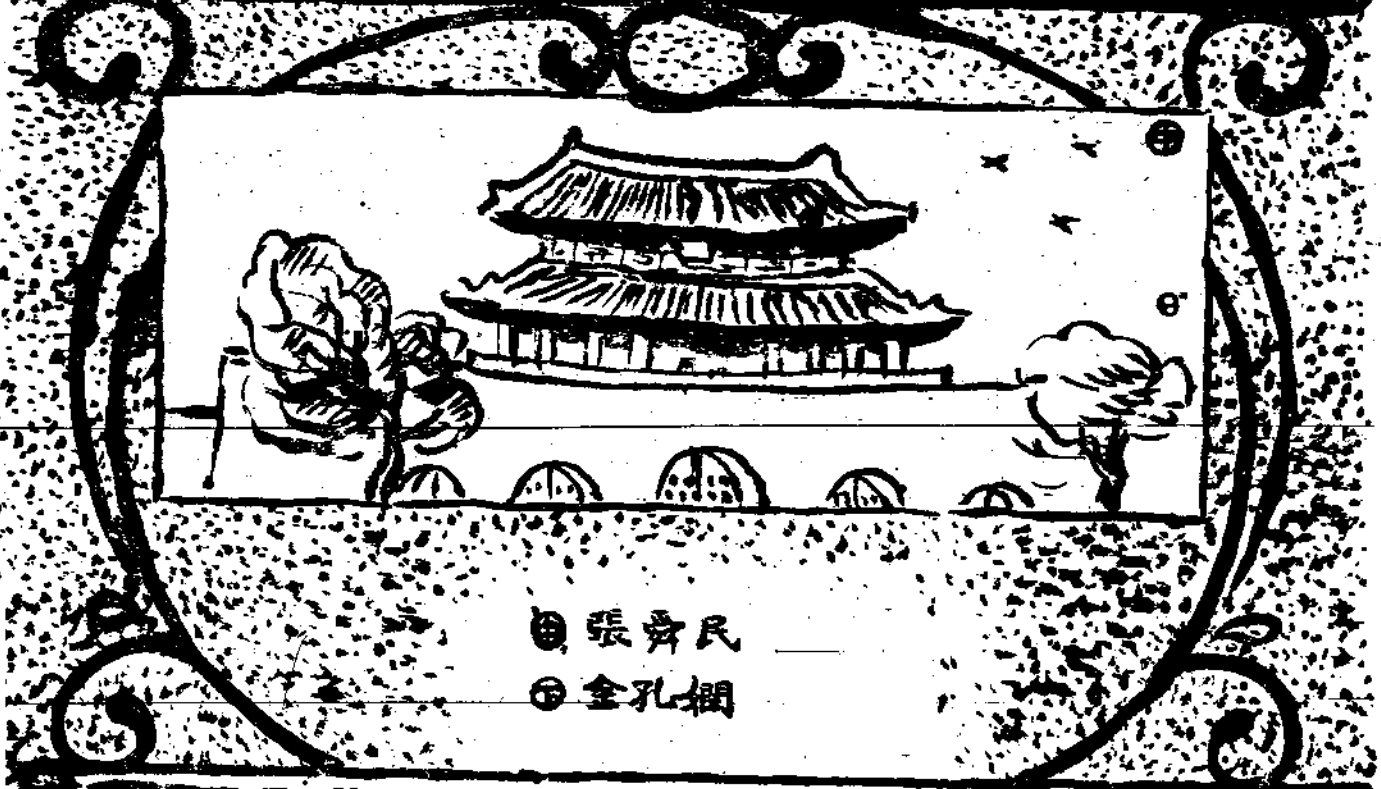
北平... 門

<p>北平...          門...          門...          門...</p>	<p>北平...          門...          門...          門...</p>	<p>北平...          門...          門...          門...</p>	<p>北平...          門...          門...          門...</p>
--	--	--	--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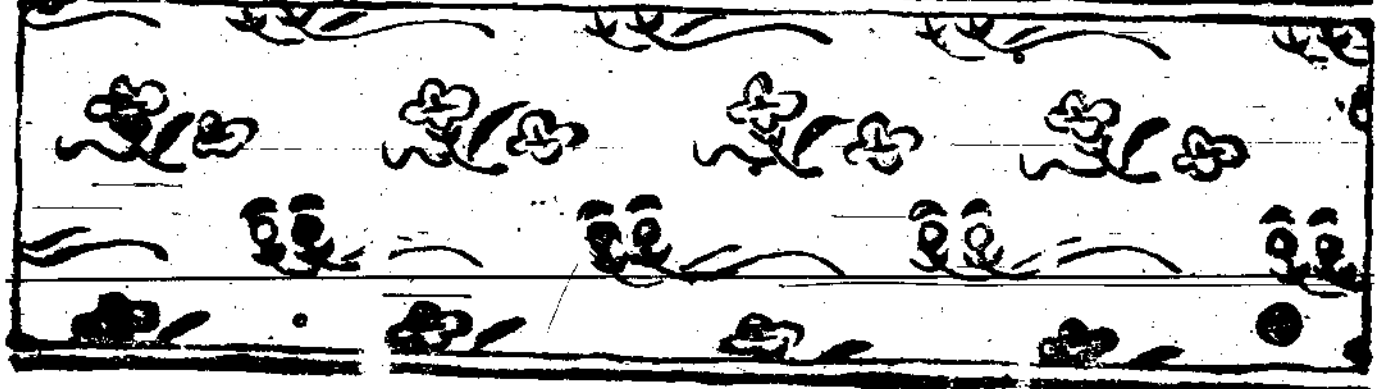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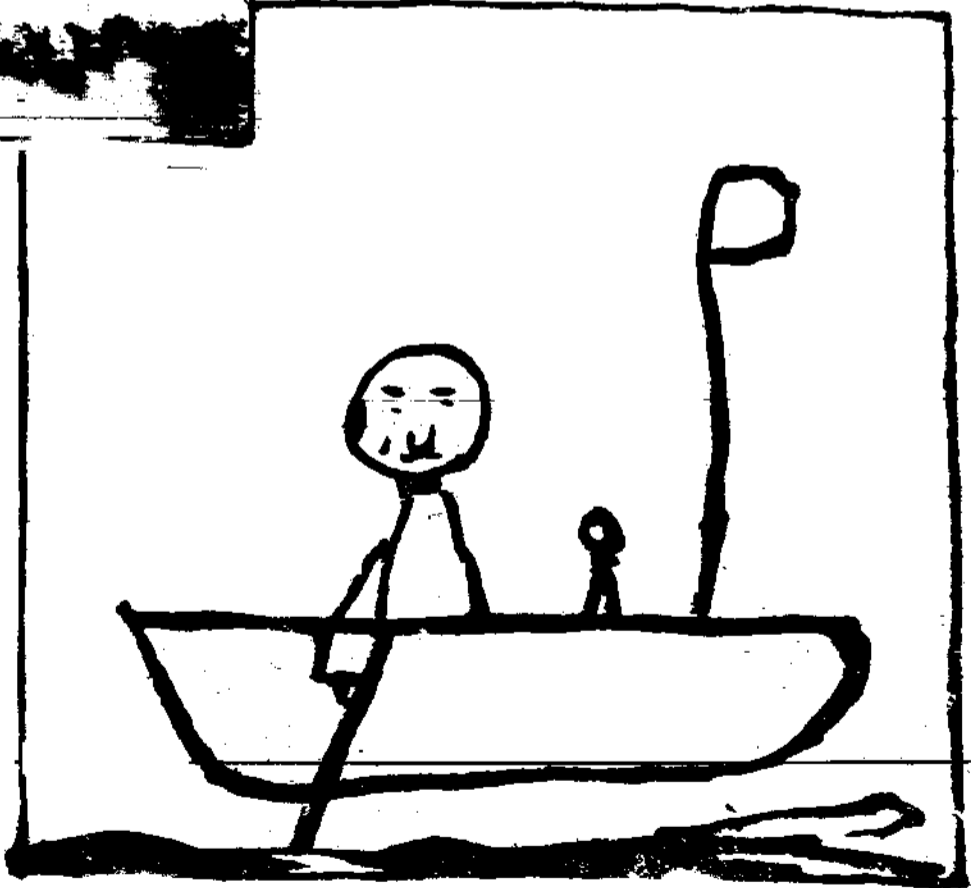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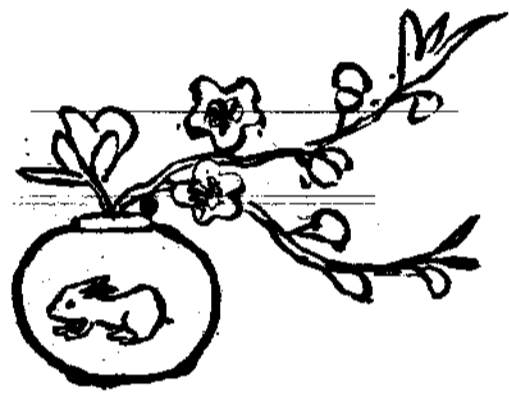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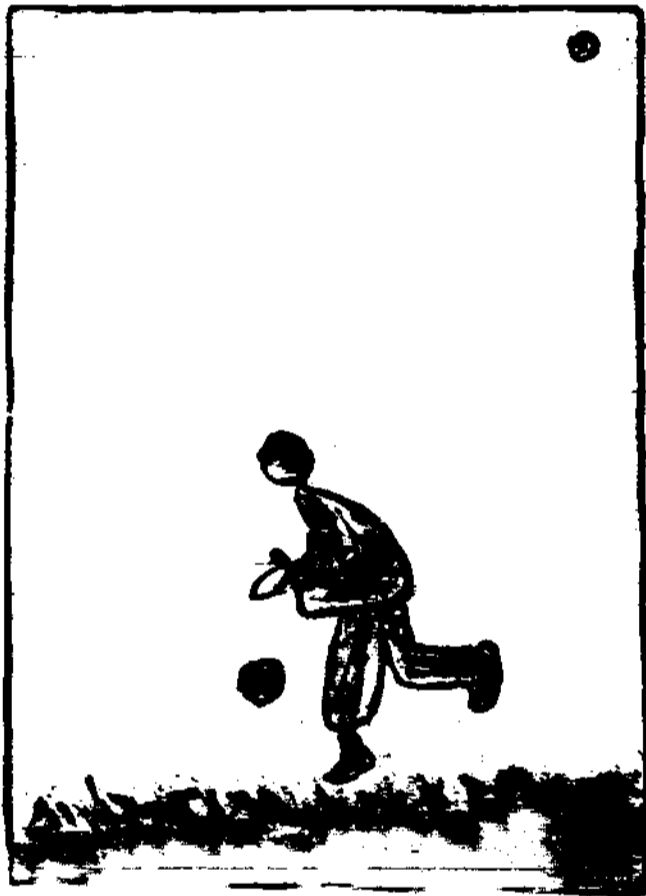
統 1137



張 齊 民

金 孔 欄





- ① 沈立
- ② 包坤瑞
- ③ 常衍石
- ④ 包乾俊

